

直隸趙州志卷十五

藝文 論 考 碑

平原君論

魏裔介

戰國四公子信陵君固爲第一其次則莫若平原君蓋其
知人之明雖不及信陵而虛懷下士有足多者如識毛遂
於自薦而說楚以合從斬笑楚者之美人而輕色以重士
其識趣固已不羣矣至於邯鄲被圍辛垣衍說趙以帝秦
圍城危急鮮不怵惕易慮而平原猶豫未之肯從雖魯仲
連之說辭慷慨乎然非平原君有見於大義魯仲連之說
亦未必行也由是觀之可不謂賢乎太史公曰平原君翩

走少示 卷二十三
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覩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
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余
獨以爲不然上黨之於邯鄲僅隔一山建瓴之勢也秦得
上黨視邯鄲囊中物耳其民旣不樂屬秦而樂屬趙馮亭
因民之欲而請之未爲邪說假令將廉頗詘趙括深溝高
壘與白起相拒而出奇兵絕秦之餉道白起救死不暇烏
能坑趙卒四十萬眾哉夫國之安危繫乎將將之決勝在
乎謀趙之失計在以趙括易廉頗不在受上黨也太史公
利令智昏之說豈足爲確論哉故吾尙論平原凡以爲後
信陵而先孟嘗春申也

趙州理學淵源攷

王大磬

嘗聞先儒作傳釋經博於漢唐精於有宋此乃古來理學之大凡也試卽吾趙郡理學先生詳攷之其在漢時則有毛長公先生詩學淵源於子夏解經獨爲近古而其說詩每爲河間獻王所嘉獎故詩傳盛行於世而於今傳有毛詩立於學宮而勿替云及唐則有啖叔佐先生淹貫經書而尤邃於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爲集傳閱十載其書乃成後復攝其綱條爲例統與其高弟趙匡陸質相爲切劘焉若夫李習之先生者從學於韓昌黎實得古聖傳授之心法迄今讀其復性書三篇求其端於性情動靜

之際以發誠明旨趣之要其學問純粹議論精深直可以
上翊孔孟下啟程朱道脈於茲得所寄托數百年來守先
待後所必不可少之一人所以昌黎謚爲文而先生亦謚
爲文在當年識者早已見其文爲經天緯地而我

高宗純皇帝御選唐宋文醕時備錄其文與韓歐並列其
蒙

聖鑒賞識者至深且遠矣有宋南渡朱子講學於紫陽海
內從遊甚衆而陳李蔡黃諸公爲最此時則有吾趙郡輔
慶源先生從其太翁避金之逼南遷於嘉興之崇德卽今
石門縣從學朱子信朱子之道爲最篤在當時僞學之禁

雖興學者率多解散而先生獨不爲動朱子深器重之其所作五經註釋申明師說委曲詳盡純粹精微所以

欽定五經傳說匯纂胥引其說與漢唐宋元明諸儒並傳於世而四書問答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錄師訓編諸書闡發師說餉遺後學今所稱慶源輔氏者也又聞先生晚年在石門購宅一區名爲傳貽書院供奉朱子歲時伏臘必行禮致祭故當時學者雲集先生卽以朱子所以教人者教之所陶成多知名士今則以書院爲祠堂中祀朱子而以先生陪祀其側卽此足以見先生教澤入人深遠而學者崇信之專一云

趙郡理學淵源攷

此篇所載俱係趙郡屬縣人

王大磬

理學在前明時則有甯晉蔡浚濱先生名鑿字天章嘉靖
己丑進士官行人受學於關中韓苑洛嶺南湛甘泉兩先
生甘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語言升浙江道侍御改
河南道因言事落職家居教授生徒三百餘人乃建書院
於浚水之陽置田三千畝以給生徒古鄉賢墳十有三處
共置祭田五千畝俾各族生儒供祀生平自奉儉素不事
聲妓凡有積輒散之教人以躬行孝弟爲本所著有四書
埤傳書經便註浚濱文集語錄等書總憲毛介川先生檄
云大人以道爲心斯性分中若非宇宙仁者與物爲體故

大化內無間形骸當斯世之橫流屹斯人之壁立蓋卽先生實錄云高邑趙夢白先生卓犖負氣節以文章爲尙登萬厯申戌進士其林居時卽以名教爲己任累官都御史則有申明憲職諸疏進吏部尙書則有再剖良心力挽干進諸疏引用正人高攀龍等而羣小側目指爲東林黨魏忠賢魏廣微急爲擯斥謫戍代州而先生學守晚年益勵不爲少挫也著述十餘種多散佚閒居擇言一帙乃晚年所著其中論慎獨主敬多獨見之語切實體認非依傍他人門戶者先生之學可謂身體而力行之矣柏鄉魏樂吾先生年十五從其太翁衡山令入國學以友天下士後歸

里門靜坐讀書杜門不出性篤孝友中年失偶終身不娶
子純粹以進士爲侍御勛以平明忠正里居樂道著書力
持正學自著養生弗佛二論與昌黎濂溪相表裏趙忠毅
傾心其賢且曰世之士大夫皆若此則風俗美而小民安
矣大學士李建霞謂其廉以懲貪恬以止競確乎篤行君
子也

國朝甯晉馮周溪先生前明大司寇英之元孫也六歲卽
知究問心性之旨祖端祺大奇之弱冠補諸生守朱子家
法動靜語默整肅不苟研究易蘊二十餘年謂朱子本義
潔靜精微得四聖心傳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

朱子一人而已前儒惟許魯齊薛文清胡敬齋及陸稼書
四先生爲得程朱正傳次則曹月川羅整菴陳清蘭張武
承張儀封五先生爲能羽翼程朱有功正學嘗遊京師名
公鉅卿皆傾慕受教高東軒相國從先生遊幾二十年嘗
迎至江蘇織造署中朝夕觀摩請業請益如少時其樂道
忘勢迄今猶傳爲盛事美談云

元知州溫迪罕朝列公去思碑

鄉貢進士張曾

治民莫利於靜莫害於擾靜則民安頌聲之所由作也擾
則民困怨嗟之所由興也故觀治者因頌聲而知其能靜
因怨嗟而知其必擾靜與擾其治否之原乎爲政者可不

慎其去取乎趙州屬邑有七境環數百里自城郭以及墟
落煙火相望雞犬相聞老者熙熙少者怡怡人皆曰此我
侯溫迪罕朝列公靜以撫之之所致也嗚呼撫民以靜雖
老生常談於是驗矣公自至正乙亥春下車或沿或革政
治一新州當子午要途迓餞供張所費不貲公從容辦集
俾民絕橫斂患鄙人趙某妻以夫死無後女三嫗俱贅券
約終養均分其產其後二嫗某某易券中分之其一訴縣
而不能明公至卽辨其僞市價主量者賤糴入已益值以
糴公革其弊貧鰥孔便公采地八百畝佃者輸租畝三斗
麥粟各半丙子秋旱公惻然曰民不出租飢猶弗遑矧命

出也已飫民飢誠所不忍遂免之公以豐凶非所能測爲
預防計出令種麴等戶口之眾寡畝限有差民賴其利雖
旱食亦不艱公女眞氏名完者蓋州人少遊太學讀書多
有所得性恬淡高潔退食扃門閒可羅爵不嬉遊不嗜飲
靜室危坐惟民事是慮故事理而民安凡五閱歲始受代
歸柏人張安道教諭平棘以公愛士勸學謀碑其事垂諸
永久和者百餘遂狀其實以徵銘皇元定制守令皆限一
考若公一考而去民固涵其惠矣况幾再考其惠爲何如
哉宜乎不徒感之而又碑之不徒碑之又將得銘以歌之
銘曰粵古良吏善在惠民民悉其去願復借恂嗚呼我公

幸居五載融融陽春渺渺滄海海潤陽生品彙敷榮匝
而坐合境以甯賦民不擾理欲能察夙駕夕返邵農獨
均糴於市捐租於秋曰氓汝飢其悉種舜德龐而洪名
固當卓公今歸矣赤子靡樂石琢南山刊是菲辭用告
將來政宜式茲

元知州齊公去思碑

皇元奄有天下稽古建官分田制祿蓋欲囿元元於化育
之中有以比隆三代也然幅員之廣郡邑櫛列治忽參差
而不一者何哉用人有賢否事功有勤惰耳趙爲名藩間
男邦諸侯之交衝郵傳南北之要任承宣者所寄非輕求

其賢而勤者竊於齊公元讓見之矣公由京畿漕運副使來知是州視篆之日僚屬咸萃公諭之曰凡食祿者當思報効合修乃職由是每旦署事日昃方退雖迂餞旁午簡書交至酬應恆有餘裕時薦經歲儉艱食者眾公謂苟緩於卹非轉乎溝壑則散之四方受人牛羊而牧芻不得咎將誰歸連章申請朝廷發公帑以賑之民始甯救屬邑臨城依太行東麓地磽民貧捐業而亡者戶百有奇所遺差額派令現戶代輸公建言曰去者不能遽返存者復罹重困久將靡有子遺邦本焉在府允其議民免橫征之患鹽禁失防例坐邑長元氏縣尹王皋以直取怨或欲詭計陷

之河間移公按其情僞誣者伏辜王謝曰微公之明幾墮
阱矣平棘李成陳英爭田以理揆之各有曲直始自至治
間由縣而州而府至於禮部憲司奉使皆嘗斷擬而反訴
不絕府檄付公讞之公閱牘得詳召二人於庭原其交忿
之由誨以胥和之義俾中分之皆叩頭聽命且曰恨吾輩
遇公之晚三十年不息之訟從容一言而決公嘗有言守
令擇人今之甲令奈吾才不充位每懷負乘之懼所敢自
信而方寸無歉者惟守一廉而已人聞其風苞苴無敢造
門及解綬日官屬士民持金幣於前曰疇昔公方任事殊
無一毫贈獻今旣謝事將歸以此畧充路需耳公艷然曰

吾之素志始終甯有二哉竟辭而去人謂此一錢不受則
又優於劉寵矣郡人思德不忘狀其行實介柏林長老無
準臨城縣尉趙從義偕楊興祖馮蠡李憇謁余請記之竊
惟居官雖尙廉能而有廉能之實者蓋鮮如公之居無私
謁行無受贍可謂廉矣政有足徵 於石可謂能矣若

夫涖民之際不煦煦以干譽不赫赫而立威仁漸義摩俟
其自化猶春風時雨之育物而物不知所以育者又出於
廉與能之外也勒諸貞珉誰曰不可公名謙元讓其字也
世居京師由門廕進后至元丁 任慶元總府判官建學
有功子民有惠皆碑之至正丙戌五月至趙回轅於己丑

之秋銘曰公之筮仕世續簪纓厯官既久金鍊彌精福星
臨趙職領專城民將有殍速救而生人幾誣陷力辨而明
昏田積歲一言息爭道心堅處矢直衡平賄塵不染冰潔
泉清三年化洽七邑心傾公雖代去孰能忘情貞珉紀績
永著休聲

明趙守何公去思碑

郡守 陳 瑄

成化辛丑夏余奉天子明命擢知趙州夙夜惕厲無以仰
副德意乃越數日徧厯甯晉諸邑問風俗之純漓土地之
厚薄民情之好惡官吏之臧否欲以損其過益其不及庶
免瘼官之咎焉耳第見學校聿新士風丕變路有隄道有

柳桑麻滿村禮讓載道行不病涉盜不入境農知銓艾民
多饒足余乃驚喜遂屬鄉老而詰之鄉老曰學校何父母
所建也士風何父母所修也如邱斯隄父母築也如林斯
柳父母植也我有土地父母桑之我有禮義父母教之行
不病涉建有橋也盜不入境緝有方也熟於銓艾法有所
自饒於衣食惠有其由他如廉靜公平慈祥仁愛禱旱而
雨隨車噬蝗而稼不害起集西關以便往來鑿井疏泉以
溉田稻不屈於勢不寃於民之類皆我曹銘心鏤骨沒齒
不忘者復恐趙之子孫久而不知此遺愛已嘗採石於西
山用昭其事以致思奈何歷任者未始知其顛末以故臥